

# 最后一位金陵竹刻大师

竹刻手艺是爷爷传下来的绝活

甘家大院门口，眼前的赵荣和记者心目中的大师形象有非常大的落差。娇小的个头，牛仔裤加深蓝色T恤，看上去就是一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根本不会往“工艺美术大师”上靠。

当赵荣把她的作品一一摆在记者面前时，记者这才意识到眼前这个女子一点也不简单。一方方比巴掌稍宽的竹段，像是被施了魔法，深深浅浅，画面立体而灵动。朱雀玄武、精卫填海、荷花牡丹，不论是人物，还是山水花鸟，每一幅作品都精致至极，刚柔并济，或线条繁复、或古朴飘逸，件件都是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品。

赵荣的绝活是祖传手艺，她的爷爷赵德桢是赫赫有名的金陵竹刻传人，作品已被收藏在博物馆里。

14岁，赵德桢就拜竹刻名家张稼秀为师，在扇骨营学艺。“爷爷那时候特别苦，冬天手生了冻疮也没有办法，顶多戴一双手套，还是只有半截的，因为手指要雕刻，是不能有任何遮挡的。”赵德桢算是和竹刻有缘的人，他三年出师，21岁就被调到了北京琉璃厂专门从事竹刻手艺，齐白石、吴光宇、周元亮等书画名家经常光顾他的店铺。这些名家们还经常和赵德桢讨论构图、书画立意等问题，让他从中悟出了很多小窍门。

赵德桢擅长把书法、山水等刻在竹子上，其风格苍劲古朴，在书画界号称“寸竹寸金”。但在那个特殊年代，赵德桢回到南京后曾经被下放了一段时间，后来才又回到艺术研究所。从1985年开始，赵德桢就在地处北极阁山下的工艺美术大楼（数年前因城市建设需要被拆除）从事竹刻艺术。一直干到2000年他84岁高龄时才告老退休。在工艺美术大楼内，赵德桢在旅游高峰时一天要接待几十批外宾，忙得饭都吃不上。一件作品刚刚完成，没等赵德桢放下刻刀，观赏的外宾立即抢夺在手，将其买下。

**最出色的徒弟也是最后的留守人**

金陵竹刻主要以扇骨和“臂搁”为主，尤以在扇骨上雕刻“留青竹刻”著称。“留青就是在竹子的表面雕刻，是浅雕。”明清时期，“金陵竹刻”与“嘉定竹刻”并称两大竹刻流派，濮仲谦就是当时金陵派的翘楚。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南京从事竹刻的艺人尚有五六十人，店铺作坊多集中在城南的扇骨营、木匠营、半边营等地以及江宁的三山镇一带。但这一技艺到了赵德桢时期已日渐式微。

赵德桢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但膝下的这对儿女都没有继承父业。而在赵德桢身边，一直有一个小小的身影，每天看着他写毛笔字、画画，在竹块上细雕慢刻。小身影把老人的一举一动都记在心里，一边悄悄学习，她就是赵荣。



虽然清贫，但赵荣仍执著着身为最后一个金陵竹刻传人的风骨 快报记者 路军 摄

18岁时，赵荣终于找到机会，爷爷正式收她为徒了。当时和赵荣一批的学徒很多，一部分人自认没天赋，走了；一部分人坚持了一段时间，觉得太苦，也走了。最后，赵荣成了爷爷的关门弟子，也是唯一一个学生。三年前，90岁高龄的赵德桢去世后，赵荣成了最后的金陵竹刻传人。

“那时候学习苦啊！”赵荣伸出手，她右手中指指尖有一层厚厚的老茧，手上，还有一条条大小不一的伤痕，“别以为刻刀又小又轻，事实上，在竹皮上要使很大的劲，尤其是手腕的力量。为了练力量，我曾经和男人一样举很重的哑铃。”刻刀在竹皮上重重落下，要刻出流畅的线条，稍有出错，一整块竹子就作废了。

**山中竹手中刀能玩出啥花样**

能够在竹块上雕刻并且玩出这么多花样的刻刀，究竟长啥模样？记者强烈要求体验一把。

赵荣从包里掏出一个用报纸包扎的长条纸包，一层层剥开，露出大大小小近20把不同样式的小刻刀，有的刻刀刀尖呈三角形，有的呈梯形，有的只有一头有刀尖，有的两头都能用……所有的刻刀都发着银亮的光芒。

“这些刀市场上买不到，都是几十年前我从一个老爷爷那边定做的。30年来，我每天把它们磨得溜光锃亮，用起来非常顺手，心里怎么想，它就能刻出什么样的作品。”记者尝试着拿起一把两头都可以用的小刻刀，像拿筷子一样，把它倒顶在中指指尖，但捏在手里，那刀是“死”的，根本吃不上劲，也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该用多大的劲。

看着记者的笨拙，赵荣笑了：“没有几年苦功夫，是拿不好刻刀的！”而如今，赵荣和刻刀已经打了30年交道，竹刻也成了她赖以生存的唯一手段，也是她的精神支柱。

说起竹刻艺术来，即便不善言谈，赵荣也会变得滔滔不绝，“竹刻首先要选好竹料，竹料要选安徽的冬竹。每年12月份去安徽黄山、泾县一带购买，竹龄很讲究，一定要4岁左右的毛竹。年龄大了，毛竹的表面就会出现深浅不一的

她是一个内敛、娇小而温婉的女子，但她的作品却有男人非常刚性的一面；天天和竹子、刻刀接触，她的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还留下了一处处刀痕，但她执著依旧。她就是赵荣，金陵竹刻硕果仅存的传人。

就像明代文学家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说，金陵有一个叫濮仲谦的刻竹高手，他潜心刻竹，让三山街一带卖他竹雕艺术作品的人都发了财，但自己却依旧清贫。几百年后的南京，金陵竹刻的传人仍然秉承着这种对艺术执著、对生活淡泊的态度。

近日，南京给25人颁发南京市第一届工艺美术大师称号，赵荣就是其中一个。

凹槽，还会出现小斑点；年龄小了，毛竹硬度不够，拿在手上感觉都不一样。只有4岁的大毛竹，硬度、色泽都恰到好处。”

这样就可以直接雕刻了吗？赵荣笑笑，“还早着呢！我家里有一口非常大的锅，我把所有可用的毛竹都扔进大锅里，加上一点明矾，先用大火，然后小火，前后一共煮上三个小时，明矾就能够渗入毛竹里面，预防被虫蛀。这样还不行，还得再晾晒两个月，直到毛竹的表皮由青色变成琥珀黄色，才能进行雕刻。”

准备工作就得花上几个月，至于雕刻呢，则更是个精细活儿了。赵荣介绍，仅仅是工序就有十多道，先得把大毛竹加工成适合的大小，再用毛笔在上面简略地勾图，再用圆刀、平刀等各种工具依样刻出图案来。接下来，要进行过渡色、层次、做底、特殊效果等画面处理，手法则可以分成切（构线）、铲（把画面以外的多余竹皮去掉）、刻、敲、刮、开槽、旋等，全部过程要用到单口、平口、槽刀、圆刀、大针刀、小针刀等6—7种刀具。

“竹刻是慢工出细活，我每天大约只能刻巴掌那么大，一件像样的竹刻艺术品要花上10多天。”“画是可以上色彩的，而我的竹刻只有一个色，怎么办？我每次都要仔细想好，把所有图案都融到脑子里，再用深浅不一的刀法表现出来。它们就是我的全部，真的是用心血刻出来的。”

赵荣最得意的作品还是

据，她一家人居住在租赁房内，孩子要念书、老人需要照顾，自己又失去了生活来源。几个月时间，赵荣背着几十斤重的作品，在夫子庙、朝天宫等地一家家店登门兜售，但别人一听一块竹子就要几百上千元的，都拒绝了她。

为了改善生活，赵荣一度放弃了自己挚爱的竹刻生涯。她和家人凑了点钱，在夫子庙找了一个流动小摊点卖卖雨花石、小挂件等旅游纪念品。可是一直沉迷于竹刻艺术、没有多少生意头脑的她，做生意一年多下来，算算还是赔钱……这条路行不通，而且凭良心说，赵荣也舍不得心爱的竹刻艺术。她和竹子打了一辈子交道，深信一句话：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于是，她又开始在家潜心雕刻。

南京市工艺美术家协会秘书长陆晔告诉记者，金陵竹刻创始人濮仲谦作品价值很高，自己却不会利用，往往随意送人或便宜出手，有些人得其一件，转手卖出高价。当时商业中心三山街一带，靠此发了大财的有几十人，而濮仲谦自己却清贫如洗；清代的潘西凤也类似，曾为官却仕途困顿，后归来卖艺为生，穷困潦倒，艺术上却成就惊人。郑板桥说他是濮仲谦第二。现在赵荣性格也有点相似，都是不善钻营者，但却促成了艺术上的成就。

“虽然有的时候一个月都颗粒无收，但是，我每天都在雕刻，我希望像爷爷一样，继续竹刻生涯。”赵荣说，她雕刻的整块作品大约价格在3000元，“我也不知道市场价格，都是我自己开的。”而陆晔告诉记者，事实上，现在的竹刻艺术品价格很高，常州一位竹刻艺术家的一件作品曾经被拍卖到了10万元。

**谁能有望继承绝活**

赵荣如今的办公地点在甘家大院，采访期间不断有人前来参观，讲解员说，这就是南京硕果仅存的金陵竹刻，就是以刀代笔在竹子上作画。

这样的绝活是否只传家人，不对外人传？赵荣摇摇头，“只要有兴趣的人，我都愿意收，但有天赋又能吃苦，耐得住寂寞的人少。倒是我儿子，

现在20多岁了，读大二，好像有兴趣，不过现在才开个头。”

就在赵荣最困难的时候，一些书画艺术爱好者注意到了这个最后的金陵派竹刻传人。在他们的帮忙下，赵荣开始在网上向全国的书画爱好者进行销售……而南京市工艺美术大楼也在酝酿给她专门开一个工作室，又可以现场展演，又能销售。

“对从业艺人而言，要让金陵竹刻重现生机，必须坚持精品意识。我最近正在做一组《八仙过海》挂屏。整件挂屏由24片竹段组成，拼接起来就是一副八仙过海的图案。”赵荣表示，在金陵竹刻领域，制作这种挂屏算得上一大创新，“因为图案是组合而成的，这要求每个竹段上的图案都要精细准确，拼接起来要丝毫不差。”赵荣说。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胡玉梅 毛丽萍**



赵荣最得意的作品“映日荷花别样红” 快报记者 路军 摄



“何仙姑”也是赵荣的代表作 快报记者 路军 摄

**第一届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他们都是谁？**

云锦	戴健、张开诚、刘钧正、郭俊、张洪宝
陶瓷	兰亭、朱江龙
竹刻	赵荣
金箔	赵兴祥、张谊娟
灯彩	曹真荣、陆有文
剪纸	马连喜
脸谱	彦少奎
绒花	赵树完
石雕	葛志文
泥塑	黄建强
微雕	罗兰
金属工艺	李建军、徐贻志
金陵折扇	王克礼
红木家具	潘飞
雨花石雕刻	蔡春华
仿古木雕	戴德裕、倪小庆